

《两同书》 唐 罗隐

贵贱第一

夫一气所化，阳尊而阴卑；三才肇分，天高而地下。龟龙为鳞介之长，麟凤处羽毛之宗。金玉乃土石之标，芝松则卉木之秀。此乃贵贱之理、著之于自然也。龟龙有神灵之别，麟凤有仁爱之异，金玉有鉴润之奇，芝松有贞秀之姿，是皆性禀殊致、为众物之所重也。然则万物之中唯人为贵，人不自理，必有所尊。亦以明圣之才，而居亿兆之上也。是故时之所贤者，则贵之以为君长，才不应代者，则贱之以为黎庶。然处君长之位非不贵矣，虽莅力有余而无德可称，则其贵不足贵也。居黎庶之内非不贱矣，虽贫弱不足而有道可采，则其贱未为贱也。何以言之？昔者殷纣居九五之位，孔丘则鲁国之逐臣也；齐景有千驷之饶，伯夷则首阳之饿士也。此非不尊卑道阻、飞伏理殊，然而百代人君竞慕丘夷之义，三尺童子羞闻纣景之名。是以贵贱之途，未可以穷达论也。故夫人主所以称尊者，以其有德也。苟无其德，则何以异于万物乎。是故明君者，纳陛轸虑、盱食兴怀，劳十起而无疲，听八音而受谏。盖有由矣。且崆峒高卧，黄轩致顺风之请；颖水幽居，帝尧发时雨之让。夫以鰥夫独善之操，犹降万乘之尊，况天子厚载之恩，而为百姓所薄者哉。盖不患无位，而患德之不修也；不忧其贱，而忧道之不笃也。易曰：圣人之大宝曰位，何以守位曰仁。苟无其仁，亦何能守位乎！是以古之人君乾乾而夕惕，岂徒为名而已哉。实恐坠圣人之大宝，辱先王之余庆也。故贵者荣也，非有道而不能居；贱者辱也，虽有力而不能避也。苟以修德，不求其贵，而贵自求之；苟以不仁，欲离其贱，而贱不离之。故昔虞舜处於侧陋，非不微矣，而鼎祚肇建，终有揖让之美；夏桀亲御神器，非不盛矣，而万姓莫辅，竟罹放逐之辱；古公避贱而迁居，岂求其贵也，行未辍策，邑成岐下；胡亥笑尧禹之陋，岂乐其贱也，死不旋踵，地分灞上。夫以虞舜之微，非有谷帛之利以悦于众也；夏桀之盛，非无戈戟之防以御於敌也；古公之兴，非以一人之力自强於家国也；胡亥之灭，非以万乘之尊愿同於黔首也。贵者愈贱，贱者愈贵，求之者不得，得之者不求。岂皇天之有私，惟德佑之而已矣。故老氏曰道尊德贵，是之谓乎！

强弱第二

夫强不自强，因弱以奉强；弱不自弱，因强以御弱。故弱为强者所伏，强为弱者所宗，上下相制，自然之理也。然则所谓强者，岂壮勇之谓邪？所谓弱者，岂怯懦之谓邪？盖在乎有德，不在乎多力也。何以言之？夫金者天下之至刚也，水者天下之至柔也，金虽刚矣，折之而不可以续；水虽柔矣，斩之而不可以断。则水柔能成其刚，金刚不辍其弱也。故晏婴之侏儒耳，齐国之宰臣；甘罗之童子耳，秦国之良相；侨如大人也，鲁人椿其喉矣；长万壮士也，宋

华醢其肉矣。晏婴身短不过人，此非不懦矣；甘罗年未弱冠，此非不幼矣；侨如大可专车，此非不壮矣；长万力能抉革，此非不勇矣。然则侨如长万，智不足以全身；晏婴甘罗，谋可以制一国。岂非德力有异、强弱不同者欤。由是乾以健刚，终有亢极之悔；谦以卑下，能成光大之尊，则其致也。然夫所谓德者何？唯慈唯仁矣；所谓力者何？且暴且武耳。苟以仁慈，则天地所不违、鬼神将来舍，而况于迩乎？苟以暴武，则九族所离心、六亲所侧目，而况於远乎？是故德者兆庶之所赖也，力者一夫之所恃也。矜一夫之用，故不可得其强；乘兆庶之恩，故不可得其弱。是以紂能索铁，天下惧之如虎狼；尧不胜衣，天下亲之如父母。然虎狼虽使人惧之，岂言虎狼强于人耶；父母能令子亲之，岂可言父母弱于子耶？则强弱之理固亦明矣。是以古之明君，道济天下，知众心不可以力制，大名不可以暴成，故盛德以自修，柔仁以御下，用能不言而信，洽垂拱以化行，将乃八极归诚、四方重译，岂徒一邦从服，百姓与能而已哉！嗟乎，古之暴君，骄酷天下，舍德而任力，忘己而责人，壮可行舟，不能自制其嗜欲；材堪举鼎，不足自全其性灵。至今社稷为墟、宗庙无主，永为后代所笑，岂独当时之弱乎，悲夫！老氏曰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，其是之谓乎！

损益第三

夫万姓所赖，在乎一人。一人所安，资乎万姓。则万姓为天下之足，一人为天下之首也。然则万姓众矣，不能免涂炭之祸；一人尊矣，不能逃放戮之辱。岂失之於足，实在於元首也。夫以水动萍移，风行草偃，处唐虞之代，则比屋可封；居桀纣之朝，则比屋可戮。夫天下者，岂贤于彼而愚于此，易于上而难于下哉。盖人君有所损益也。然则益莫大于主俭，损莫大於君奢。奢俭之间，乃损益之本也。且夫日月者天下之至明也，然犹有不及之处尔。其俭主之理则天下无为，天下无为则万姓受其赐，其于日月亦已大矣。豺狼者天下之至害也，然犹有不伤之所尔，其奢君之理则天下多事，天下多事则万姓受其毒，其於豺狼亦已甚矣。是故古先圣君务修俭德，上阶茅宇，绋衣粗裘，舍难得之货，掙无用之器，薄赋敛、省徭役，损一人之爱好，益万人之性命。故得天下欢娱，各悦其生矣。古先暴主志在奢淫，瑶台象床，锦衣玉食，购难得之货，斫无用之器，厚赋敛、烦徭役，益一人之爱好，损万人之性命。故使天下困穷，不畏其死矣。夫死且不畏，岂可畏其乱乎？生且是忧，岂不悦其安乎？故人安者，天子所以得其安也；人乱者，天子所以罹其乱也。人主欲其己安，而不念其人安，恐其人乱，而不思其己乱，此不可谓其智也。且夫割度搯口，不足谓其美也；温踵动心，不足谓其劳也。夫心口所以存者，为其踵腹也。腹之且割，岂异口之割耶；踵之且温，岂异心之温也。故人主所以称至尊者，徒以有其人也。人且共益，则君孰与其损哉；人且共损，则君孰与其益哉。是故损己

以益物者，物既益矣，而物亦益之。尧舜所以成其上圣，克保耆颐之寿也；益己以损物者，物既损矣，而物亦损之。癸辛所以陷其下愚，自取诛逐之败也。是则彼之自损者，岂非自益之道欤。此之自益者，岂非自损之道欤。损益之途固尔明矣。嗟夫，性命者至重之理也，爱好者不急之事也。今我舍一身之不急，济万姓之至重，不言所利，广遂生成，永居南岳之安，常有北辰之政，则普天率土，孰为我损乎！夫以嗜欲无厌，贪求莫止，士饥糟糗，犬马余其粟肉；人衣皮毛，土木荣其锦罽，崇虚丧实，舍利取危，枳棘生於梗途，鲸鲵游於沸海，则九州四域，孰为益乎！故老氏曰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，其是之谓欤！

敬慢第四

远古之代，人心混沌，不殊於草木，取类於羽毛，后代圣人乃导之以礼乐、教之以仁义，然后君臣贵贱之制坦然有章矣。然则礼之所先，莫大乎敬；礼之所弊，莫甚於慢。故以敬事天则神降，以敬理国则人和，以慢事天则神欺，以慢理国则人殆。下之不敬则不足以奉君，上之不敬则不足以御臣，是以地中有山，大易发谦；尊之旨海下於水，老氏著谷王之喻；相鼠有体，风诗刺其失仪；飞鸟能言，古人记其无礼。则敬慢之间美恶殊致，是故明主之於天下也，设坛授将，侧席求贤，赍束帛于丘园，降安车於途巷，故得真龙就位、振鹭来庭，天下荣之，愿从其化也。昧主之於天下也，披裳接士、露发朝人，视贤良若草芥，比黎庶为豕畜，是以白驹投谷、飞鸿逝云，天下恶之，愿逃其耻也。然夫敬人者不必自贱，盖欲用其人也；慢人者不必增贵，适足怨其人也。何以言之？昔文侯轼干木之闾，昭王筑郭隗之馆，故得群才必至、骏足攸归，何则，以敬之所致也。齐桓有葵丘之骄，汉祖轻过赵之骂，故有诸侯不附，大臣构迕，何则，以慢之所致也。然夫向之所敬者，岂徒敬人而已哉。盖以自敬也。向之所慢者，岂徒慢人而已哉，盖以自慢也。故敬一人则千万人悦，慢一人则千万人怨，皆欲知好人之敬，而不知行其所以敬；皆欲知恶人之慢，而不知去其所以慢。此犹南望以求燕，北行以适越，诚有不可得也。且夫人主者天下之表也，行书国策言记史官，有一善若庆云之浮辉，天下之所欣贺，有一恶若朝日之带蚀，天下之所伤。嗟不可类於匹夫，不慎其敬慢也。故人问田子方曰：富贵者骄人、贫贱者骄人乎？子方曰：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，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，贫贱者行不合道、言不合同，则去之楚越，若脱弊屣。奈何同之，是以虎豹坠谷，顿为齏粉；蝼蚁随风，无伤丝发。轻重之理，不同年而语也。故周公，文王之子，握吐为劳；馭者，晏婴之仆，骄矜自若。岂非君子小人之道，敬慢殊途者乎！夫尺蠖求伸，亦因其屈；鸷鸟将击，必先以卑。以贵下贱，大得人也。故老氏曰后其身而身先，其是之谓欤！

厚薄第五

夫大德曰生，至贵唯命。故两臂重於四海，万物少於一身。虽禀精神於天地、托质气于父母，然亦因于所养，以遂其天理也。且夫松柏者有凌云之操也，若壅之以粪壤，沃之以咸流，则不及崇朝，已见其憔悴矣；冰雪者无逾时之坚也，若藏之於阴井，庇之於幽峰，则苟涉盛夏，未闻其消解也。夫松柏之性非不贞矣，终以速朽；冰雪之性非不液矣，竟以遐延。此二者岂天使之然哉，果以养之所致也。况夫人者，异乎松柏之永矣。养之失其所，则安可以不朽乎？岂徒冰雪之倏忽也！养之得其道，则安可以不延乎！故寿之有长短，由养之有厚薄也。悲夫，饮食男女者，人之大欲存焉。人皆莫不欲其自厚，而不知其厚所以薄也；人皆莫不恶其为薄，而不知薄之所以厚也。何以言之？昔信陵孝惠，为纵长夜之娱、淫酒色之乐，极情肆志，此不自厚也，然卒逢夭折之痛，自殒于泉垅之下，是则为薄亦已甚矣；老氏彭公，修延年之方，遵火食之禁，拘魂制魄，此非不自薄矣，然克保长久之寿，自致於云霄之上，是则为厚亦已大矣。夫外物者养生之具也，苟以养，过其度则亦为丧生之源也。是故火之所宜者膏也，木之所宜者水也。今以江湖之水清其尺蘂，斛庾之膏沃其皇烛，则必见坏灭也。故性命之分，诚有限也。嗜欲之心，固无穷也。以有限之性命，逐无穷之嗜欲，亦安可不困苦哉！是以易存饮食之节，礼诫男女之际，盖有由矣。且夫居九五之尊，此天下之至贵也，有亿兆之众，此天下之至富也，苟以养生之不存，则五藏四支犹非我有，而况身形之外安可有乎。夫美玉投蛙、明珠弹雀，舍所贵而求所贱，人即以为惑矣。今以至尊性命之重，而自轻于嗜欲之下，岂得为不惑乎！是故土能浊河而不能浊海，风能拔树而不能拔山，嗜欲者适足以乱小人，不足以动君子。故鲁仲尼渴而遇盗泉之水，义而不饮；郑子公则染指以求羹；柳下惠与女子同寝，终不为乱；宋华父则危身以窃色；周公遗酒诰之旨，殷纣沈湎而致亡；婕妤辞同辇之嫌，姜氏逊淫而无耻。岂非贞滥有异、厚薄不同者欤？夫神大用则竭，形大用则劳，神形俱困，而求长生者，未之闻也。为人主者，诚能内宝神气，外损嗜欲，念驰骋之诫，宗颐养之言，永保神仙之寿，常为圣明之主，岂不休哉！故老氏曰外其身而身存，其是之谓乎！

理乱第六

夫家国之理乱，在乎文武之道也。昔者圣人之造书契以通隐情、剡弓矢以威不伏，二者古今之所存焉。然则文以致理，武以定乱，文虽致理不必止其乱，武虽定乱不必适其理。故防乱在乎用武，劝理在乎用文。若手足之递，使舟车之更载也。是以汉祖矜功，陆贾谕以为学；鲁公赴会，仲尼请其设备。盖有由也。然夫文者道之以德，德在乎内诚，不在乎夸饰者也；武者示之以威，威在乎自全，不在乎强名也。苟以强名，则吴虽多利兵，适足彰其败也；苟以夸

饰，则鲁虽尽儒服，不足救其弱也。是故始皇筑长城修战伐，劳役不休，人不堪命，遂使陈涉之流，坐乘其弊，祸起於强名也；王莽构灵台兴礼乐，赋敛无度，人不聊生，遂使圣公之徒，行收其利，败始於虚饰也。故始皇用武於天下也，若陶者之埏器，虽务欲求其大而不知薄者之所以反脆也；王莽用文於天下也，若匠者之斫材，虽志在矜其妙而不知细者之所以速折也。二者皆以理之终以为乱也。此未得其大体也。且夫文者示人有章，必存乎简易，简易则易从，将有耻且格；武者示人有备，必在乎恬淡，恬淡则自守，恒以逸而待劳。恒以逸而待劳则攻战无不利，有耻且格则教化无不行。化行而众和，战利而寇息，然后澄之以无事，濡之以至仁，此圣主所以得其理也。然二子不求之於内而索之於外，不抚之以性而纵之以情，烦文以黷下，暴武以困众，此不可得意於天下也。虽然，犹有其弊，何者？昔伯益凿井、燧人钻木，水火之利于今赖之，然智伯因之以灌赵城，董卓因之以焚汉室，是乃为害亦以甚矣。然则文武者理国之利器也，而盗窃者亦何尝不以文武之道乱天下乎？故章邯以军旅而分秦地，田常以仁义而篡齐国。则有理不能无其乱，唯人主之所制也。是故牧马者先去其害，驱羊者亟鞭其后。后之不鞭羊之所失也，害之不去马之所亡也。鲁不能去三家之害，国之所叛也；晋不能鞭六卿之后，地之所分也。苟亦不能，则虽有简易之文，恬淡之武，适足助其乱也。安可得其理乎！故圣人不得文武之道不理，贼臣不得文武之道不乱，非文武有去就之私，盖人主失其柄也。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，其是之谓乎！

得失第七

夫駟騄骋远，必以四足之力；鸞鷖翔遐，莫非六翮之用也。是以圣人抚运、明主乘时，亦以杞梓之材，而为股肱之任。然则地有山川，其险可见；天有冬夏，其时可知。至于凡人之心，杳然无所，素王以之不测，帝尧犹以为难，将欲用之，不无得失也。何以言之？夫君者舟也，臣者水也，水能浮舟亦能覆舟，臣能辅君亦能危君，是以三杰用而汉兴，六卿强而晋灭。陶朱在而越霸，田氏盛而齐亡。虽任是同，而成败尤异也。夫人者奸宄无端，真伪匪一，或貌恭而心慢，或言亲而行违，或贱廉而贵贪，或贫贞而富黷，或愆大以求变，或位高而自疑，或见利而忘恩，或逃刑而构隙，此则蓍筮不足决、鬼神不能定。且利器者至重也，人心者难知也，以至重之利器假难知之心，未明真伪之情，徒信毁誉之口，有霍光之才者亦以得矣，有王莽之行者亦以失矣。是故考之於宗亲，则管叔周公不无忠僻；验之于戚属，则窦婴吕禄不无正邪。推之於功臣，则王陵黥布不无逆顺；论之於故友，则樊哙卢绾不无去留；取以刀笔之能，则若张汤之欺诳；赏以颊舌之用，则厌主父偃之倒行；若智策有余，则陈平不可独任；若英谋出众，则韩信虑其难制。夫天下之至大也，无其人则不

可独守，有其人则又恐为乱，亦何不取其才而不制其乱也。且夫毛发植於头也，日以栉之；爪甲冠於指也，月以鑿之。爪之不鑿，长则不便于使也；发之不栉，久则弥成于乱也。夫爪甲毛发者近在己躬，本无情识，苟不以理，犹为之难，况於臣下非同体之物，人心有易迁之虑，委之以臧否，随之以是非，盖不可以容易也。是故逐长路者必在於骏马之力，理天下者必求於贤臣之用。然骏马苟驯，犹不可以无辔也；贤臣虽任，终不可以失权也。故夫御马者，其辔烦则其马蹶而不进，其辔纵则其马骄而好逸，使夫纵不至逸、烦而每进者，唯造父之所能也；夫御臣者，其权峻则其臣惧而不安，其权宽则其臣慢而好乱，使夫宽而不至乱、峻而能安者，唯圣人之所明也。恐马之多逸，舍马而徒行，则长路不可济也；惧臣之为乱，舍臣而独任，则天下莫能理也。知马之可乘而不执其辔，则不能禁其逸也；知臣之可用而不亲其权，则不能止其乱也。是故项羽不用范增，是舍马而徒行；汉帝虽有曹操，是乘马而无辔。苟欲不败，其可得乎！故孔子曰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于人，其是之谓欤！

真伪第八

夫主上不能独化也，必资贤辅；物心不为易治也，方俟甄议。使夫小人退野、君子居朝，然後可为得矣。然则善恶相生，是非交蹂，形彰而影附，唇竭而齿寒，苟有其真，不能无其伪也。是以历代帝王统御家国，莫不侧身驰心以恭英义，及所封授则犹是愚小；莫不攘臂切齿以疾奸佞，及所诛逐则谬加贤良，此有识者之所嗟痛也。夫山鸡无灵，买之者谓之凤；野麟嘉瑞，伤之者谓之麇。然麟凤有图、麇鸡无识，犹复以真为伪、以伪为真，况忠逆之情、静躁之性，愚靖者类直，智狂者类贤，洁己者不能同人，犯颜者短于忤主。情状无形象可见，心虑非视听所知，欲使银铅不杂，淄澠殊味，其有得者，亦万代之一遇也。是以吴用宰嚭，致戮于子胥；鲁退仲尼，委政於季氏；秦诛白起以举应侯，赵信郭开而杀李牧；卞和献玉反遇楚刑，北郭吹竽滥食齐禄。若斯之类，寔繁有徒，然则所是不必真，所非不必伪也。故真伪之际有数术焉，不可不察也。何者？夫众之所誉者不可必谓其善也，众之所毁者不可必谓其恶也，我之所亲者不可必谓其贤也，我之所疏者不可必谓其鄙也。何以明言？昔尧理洪水，伯鯀为众所举，而洪水莫除；魏伐中山，乐羊为众所慢，而中山卒拔；邓通延梦于汉主，而非传说之才；屈原见逐於楚王，而无共工之罪。此则众议不必是，独见未为得也。是故明主畴咨在位，详省己虑，先难而後易，考著以究微，使夫登用者不愧其赏，有罪者不逃其责，然後可为当矣。然则良马验之於驰骤，则驽骏可分，不藉孙阳之举也；柔刃征之于断割，则利钝可见，不劳风胡之谈也；苟有难知之人，试之以任事，则真伪自辩，以塞天下之讼也。故先王之用人也，远使之而观其忠节，近使之而察其敬勤，令之以谋可识其智虑

，烦之以务足见其材能，杂之以居视以贞滥，委之以利详以贪廉，困穷要之以仁，危难思之以信，寻其行而探其性，听其辞而别其情，尽吕尚之八徵，验皋陶之九德，然后素丝皆染，白璧投泥而不渝；黄叶并凋，青松凌霜而独秀。则伪者去而真者得矣。故孔子曰众善者必察焉众恶者必察焉，其是之谓乎！

同异第九

夫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，虽虎异谷风，虎啸而谷风起；蛇非山雾，蛇踊而山雾兴。理所同耳。夫异类殊群，异情同行，虽蛤因雀化，而蛤不与雀游；鴛自鼠为，而鴛不与鼠匹。理所异耳。然父子兄弟非不亲矣，其心未必同；君臣朋友非不疏矣，其心未必异。故瞽叟愚而重华圣，盗跖贪而柳下廉，刘季困而纪信焚，伯桃饿而角哀死。亦犹烟灰同出，飞沉自分；胶漆异生，而坚固相守也。然则情性不等、同异难并，大易虽云同人于门，三爻复云伏戎于莽，此则于同，不能无异也。故有面同而心不同者，有外异而内不异者，有始同而终异者，有初异而末同者，有彼不同我而我与之同者，有彼不异我而我与之异者。何以明之？昔者陈平面向吕后而心归刘氏，程婴外逆孙臼而内存赵孤，张耳陈余始则刎颈之交，终构参商之隙；夷吾小白初有射钩之怨，末为鱼水之欢；田氏怀讎义于齐君，齐君弥信；亚父尽至忠於项羽，项羽益疑。是则同异之心，不可以一二而测也。是故明者徐视而审听、高居而远望也。随时之宜，唯变所适，因其可同而与之同矣，因其可异而与之异矣。故卫青竖耳，汉武委之以军旅；由余虜耳，秦穆授之以国政。夫以卫青由余敌於秦汉，非不疏矣，犹知可同而同之，况於父子兄弟之亲，而有可同者乎？且管叔兄耳，姬旦诛之以极刑；石厚子矣，石碓死之以大义也。夫以管叔石厚比於旦碓，非不亲矣，犹知可异而异之，况乎君臣朋友之疏，而有可同者乎？故能同异者为福，不能同异者为祸。虞舜能同八元、能异四罪，永垂圣哲之名；殷纣不同三仁、不异二臣，故取败亡之辱。是则同异之际，不可失其微妙也。故孔子曰见机而作不俟终日，其是之谓欤！

爱憎第十

夫日之明也，无幽不烛，盖之以重云，则光辉莫睹；水之鉴也，有来而斯应，混之以糝土，则影像俱灭。夫以水日之明鉴，失其常然者，岂不以云上之异移其性乎？是则人有神智之察，非不灵矣，徒以内存爱尚之情，外挟憎忿之事，则是非得失不能不惑焉。何以明之？昔重华孝矣，瞽叟病之，亲行不义；寤生贤矣，武姜恶之，自构其乱；鹤乃贱矣，卫君重之，载以华轩；马则微矣，楚王好之，衣以文绣。夫以骨肉相亲固无闻矣，而犹憎之；禽兽类别诚于分矣，而犹爱之。况乎明君信臣，不如父母之信子邪？士媚于主，巧于鹤马之媚人，而无爱憎之迷者，盖亦寡矣。是故汲黯袁盎，以忠谏而屡出；籍孺韩嫣

，以佞倖而益重；孙通谀言而受赏，贾谊切直而见疏。甚矣哉，爱憎之惑人也如此！若夫忠臣之事君也，面诤君之恶，方欲成君之美，而君反以为憎己也；佞人之事主也，面谀主之善，方反长主之过，而主反以为爱己也。殊不知闻恶而迁善，永为有道之君；悦善而忘恶，长为不义之主。是则致君于有道者，岂得不为大爱乎？陷主於不义者，岂得不为大憎乎？而主不原忠谏之情，轻肆向背之志，以为爱己者己亦爱之，则宠光加於三族；以为憎己者己亦憎之，则夷灭被於五宗。遂使剖心刎颈之诚弃而莫用，舐痔吮痂之类擢以殊级。且夫赏以劝善，名以爵贤，使天下不肖者、有名无功者受赏，则何以劝天下乎？法以禁非，刑以惩恶，使夫怀忠者、坐法行直者遇刑，则何以禁天下乎？是以汉憎雍齿，张良以为可封；隋宠少师，伯比以为可伐。何则？有功者害，适为不祥；无德是亲，

自下缺